

第九章

美麗之後的哀痛





最後的晚宴

一九三五年三月七日傍晚，阮玲玉參加了聯華公司部分員工在黎民偉和林楚楚家中的聚會。黎民偉是當時中國三大電影公司實力最強的聯華影業公司的經理。這次宴會的主賓是美國電影音響技師史堅納。黎民偉此番特聘美國電影音響技師來聯華，正是為聯華從拍默片過渡到拍有聲電影做準備的。晚宴在熱烈的氣氛中隆重地進行著，作陪的都是聯華的業務骨幹，包括當時最為走紅的電影明星阮玲玉。

當時的阮玲玉正陷入一樁令人極為頭痛的官司中。官司涉及與阮玲玉同居八年之久的張達民和阮玲玉現任「丈夫」唐季珊，致使社會上本來就對電影女明星很注目的小報記者更是極盡其「傳播」本事，紛紛搖唇鼓舌、舞文弄墨，使盡渾身解數，在上海灘掀起了以這場訴訟為話題的浪潮。當黎民偉的夫人林楚楚試探著邀請即將出庭為自己辯護的阮玲玉參加宴會時，阮玲玉一口答應出席。從阮玲玉當時的神態，誰又能料想到這麼一位一向為人平和，事業上正處於巔峰的美麗且柔弱的明星，將要在十幾個小時之後在自己身上演繹出悲劇來呢？也許正如阮玲玉最為喜愛的現代舞蹈大師鄧肯所說的：「當一個人遭遇不幸，受到打擊時，真正的悲哀是沒有任何的動作，任何的表情的。」阮玲玉此時此刻的坦然，正是在承受了巨大哀愁後的心如止水。

在七日晚的黎家宴會上，阮玲玉穿著一件綠底花織錦緊身旗袍，燙著大波浪捲發，臉上薄施脂粉，耳垂上戴著唐季珊送給她的定情禮物紅寶石耳環，一雙細眉挑得又高又細，狹長的鳳眼裡流轉著說不盡的風情，嫵媚中給人一點憂戚的感覺。她身姿綽約，麗而不艷，光彩照人，很是動人。席間，阮玲玉一直在談笑風生，頻頻向眾人敬酒，盡情地勸說在座的人和她一醉方休。阮玲玉平時一向很有人緣，不媚不欺，沒有什麼明星架子，眾人對她也是愛之敬之。所以今夜她來敬酒，在座諸位無不欣然從命。在宴會上，阮玲玉對坐在近處的導演史東山嫣然一笑，並很誠摯地說：「史導演，您以後有什麼片子，我們合作拍攝一部吧！」史東山導演當時很真誠、迅速地答應了。

敬完酒後的阮玲玉又把一個個水果拋給黎民偉的八歲兒子黎鏗和他的小朋友們，並走過去將黎鏗摟住一吻再吻。黎鏗是阮玲玉拍電影時的小搭檔，《神女》中扮演阮玲玉兒子的就是他。阮玲玉平時就很喜愛他，所以今晚阮玲玉對黎鏗如此親熱，大家也未覺得有何不妥。散席之後，阮玲玉吻別了林楚楚的兩個孩子——黎鏗和黎錫。當時，黎錫已在房中熟睡，阮玲玉伏在小床上連吻兩次，出門之後，又極為不捨似地回到房裡去吻了一次。誰也看不出她有半點異常，大家以為她的心情不錯，誰也不曾想到，這是阮玲玉生命中最後的一次晚宴，她在酒席上的表現並非是醉態。這個美麗又善良的女子，她是在向曾經給過她無數幫助和友愛的同事們、朋友們，也是在與這個給了她美麗也帶給她無盡哀愁的世界作最後的訣別。她的美麗，她的微笑，她的話語的背後掩飾著巨大的哀愁，還有對這個世界的依依不捨。

阮玲玉離開黎宅四個多小時之後，在三月八日凌晨二點，她吞下了三瓶安眠藥，留下「人言可畏」四個字。



上海之痛

一九三五年三月八日是上海的傷痛之日，在今日的新聞路沁園村九號，阮玲玉的家中，二十五歲、正值當年的阮玲玉留下「人言可畏」的遺言，離開了這個令她心力交瘁的人世。

她的遺書清晰地表達了她對死亡的看法，她覺得自己一死，既成全了自己完美的人生不受玷污，也免去了深受滿城議論而無法辯解的委屈。她把三瓶安眠藥攪在甜甜的八寶粥裡，坦然地緩緩食下。

當唐季珊發覺阮玲玉服毒後，即刻叫來了阮玲玉的母親何阿英，兩人一同將她送往醫院搶救。唐季珊又打電話請來了家住老靶子路的醫生陳達民、陳繼堯兄弟。此時天色微明，已經清晨五點多鐘，離阮玲玉服毒已過去了近四個小時，她還沒有得到任何救治。陳氏兄弟趕到後，立即進行救治，但由於時間過長，阮玲玉仍無生還的跡象。唐季珊感到事態嚴重，立即通知聯華公司。當時黎民偉正在洗漱，聽到這個消息後，極為震驚，慌亂中，將瓷質的牙粉罐的蓋子打得粉碎。後來他將失去蓋子的牙粉罐改作花瓶，置於案上當做紀念。當施救的醫生趕到時，對阮玲玉已無回天之力，只能眼睜睜地看著死神將她帶走。一九三五年三月八日下午六時三十八分，醫生宣告阮玲玉的心臟停止了跳動，一代影星溘然逝去。

阮玲玉之死，使整個上海乃至全國都為之震驚。她的死也給予這個城市一次巨大的陣痛。她得到了一場全城注目的葬禮，膠州路萬國殯儀館，藝術界同事和大批市民向她的遺體告別，幾十萬市民在馬路邊向她的銅棺默哀。已經沉痾在身的魯迅先生憤激之下寫下著名的〈論人言可畏〉的檄文。海內外之急電交馳，所致唁函哀悼之詞，不可勝述，不可數計。市民奔走相告，咨嗟歎惜，相率赴吊。阮玲玉死後獲得哀榮，九泉之下，她的心會因此平靜嗎？而當年四大名旦之一的張織雲，也是阮玲玉丈夫唐季珊的前妻。在阮玲玉死後深有感觸地說：

余於阮之死，亦不欲有何批評，但認為中國婦女因缺乏真實學問而致其悲痛耳。大概婦女因缺乏真實學問之故，意志比較薄弱，每在遭受痛苦時，易為錯覺支配……

到底誰殺了阮玲玉，這成了舊上海最複雜難解的一個問題。阮玲玉這支風中的蠟燭終於黯然地熄滅了。吹滅蠟燭的人，除了唯利是圖的小報和記者，也許正是那些影迷，那些每天都不肯放過小報上有關阮玲玉官司的熱心人。但是阮玲玉的自我消滅使哀痛的上海市民想到的是《新女性》結尾處，她那「我要活啊！我要活啊！」的嘶聲呼喊，道出了「新女性」們對生存的真切渴望。

當天，她的遺體停放在膠州路的萬國殯儀館裡，眾多影迷前往弔唁。三天之內，據不完全統計，有十萬人左右，而且均是自發行為。根據那天報紙的記載，據說有好多女學生不上課，卻拎著書包，跑到膠州路要進去看阮玲玉。膠州路水洩不通，租界只好派出大批警察來維持秩序。阮玲玉的死激起了廣大觀眾和電影從業人員對她的深切同情。阮玲玉去世後，孫瑜坐在阮玲玉的遺體旁，默默地凝視著她，痛惜這位被當時社會吞噬了的藝術天才。

當時孫瑜在《聯華畫報》上發表文章說：「她的一生是一頁掙扎向上的史實。阮玲玉的卓絕演技霸佔了中國影壇十幾年以來的第一位。」在阮玲玉去世的二十年後，他又寫了一篇文章以此來懷念阮玲玉，並對她的表演藝術給予更高、更準確的評價：「阮玲玉的天才演技，是中國電影默片時代的驕傲。」阮玲玉的死，也激起了人們對當時新聞界的責備，那些小報記者、張達民和唐季珊頓時成為千夫所指的罪魁禍首。小報記者們甚至試圖誤導輿論，將阮玲玉的自殺竟說成是受了她所主演的《新女性》一片的影響，是《新女性》「教唆」阮玲玉自殺的。

另有一些記者則聲稱他們關於阮玲玉的報導是「有聞必錄」，似乎阮玲玉的死和他們毫無關係。對此種論調，病中的魯迅先生拍案

而起，寫下了〈論人言可畏〉一文，指出：「她的自殺，和新聞記事有關，也是真的。」當然，也有些報紙受到阮玲玉之死的震動，對自己曾有意無意地加入過誹謗阮玲玉的行為，有一定的反省，在阮玲玉去世後，發表了一些比較接近事實真相的報導和悼念阮玲玉的文章。

而更多的報紙則熱衷於討論阮玲玉為何要自殺。於是他們開列出多種所謂的原因，有指張達民和唐季珊為兇手的，也有說是因為輿論的脅迫，也有說是虛榮心驅使的，還有說真正的劊子手，是中國不長進的影迷等等，一時間整個新聞界煞是熱鬧。不能說這些說法都沒有道理，但這些報紙上的討論，大多已背離了尋找造成阮玲玉悲劇根源的初衷，有些報紙壓根就從未抱有過這樣的初衷，因而成了一種文字遊戲，一種空論而已。

阮玲玉在遺書中寫道：「……人們一定以為我畏罪？其實我何罪可畏，我只後悔不應該做你們兩人的爭奪品……」阮玲玉若真無情，她不會選擇自絕；阮玲玉若真軟弱，她也不會選擇自絕。可憐阮玲玉的一身傲骨偏偏要被埋葬在那個渾濁的社會裡，不得翻身。寧死也不願意遭人惡意恥笑的阮玲玉，她是一直在隨風搖曳的紅燭，她的熄滅包含了太多的無奈。她太清醒了，一個人清醒在眾人皆沉睡的夜裡，是多麼可怕的寂寞。世人對她的不寬容，她才離去的；最親密的愛人來攻擊她，她才心碎的。她看不見前方的路，才走上了不歸之路。

阮玲玉一個人愛著，誰對她好，她就愛誰，愛得死心踏地，卻落得膽戰心驚。新聞、流言、報紙、雜誌包圍了本就是柔弱女子的她，那是怎樣的人言可畏。她不願週遭的塵土玷污了她的一世清白，於是靜靜地走了，沒有留下埋怨，也不再留戀塵世，原本這個塵世帶給她的就只有哀愁。阮玲玉的美麗是別人學不來的，一如始終包圍著她的那淡淡的哀愁。



香魂散盡，幽冥永隔

阮玲玉以其卓越的表演才能，打動了千百萬觀眾的心靈。死訊傳出，整個上海乃至全國都為之震驚。也讓所有喜愛她的人黯然落淚。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一日，在上海通往萬國殯儀館的膠州路上和沿著墓地聯義山莊的途中，男男女女，絡繹不絕。他們如同失去親人一般，唏噓飲泣，沉痛悲憤，徘徊憑弔，盡日不散。人民銜悲憑弔，不僅表達了對阮玲玉的惋惜和悼念，對進步的電影事業的贊助和支持，而且也表示了對迫害阮玲玉致死的黑暗社會的極大憤慨和無聲抗議。海內外加急電報交馳，紛紛用最快的速度表達他們的哀悼之情。所致唁悼哀挽之詞，不可勝數。上海市民奔走相告，無不歎惜，竟相前去弔念阮玲玉。從九日清晨開始，人們陸續前往殯儀館，向這位他們熱愛的電影明星告別。據當時報紙報導：

殯儀館門之外，列近十里，皆以在未蓋棺以前，瞻仰遺容為慰，市民一一魚貫而過女士之前，致其哀悼而去。

據當時初步統計，十一日上午這兩天半中前往殯儀館憑弔阮玲玉者不下六萬人，由此也足以看到阮玲玉在觀眾心目中的地位。阮玲玉的遺體入殮後，聯華公司又為她舉行了公祭。聯華的祭文說：

湛湛朝露，誰不有死？傷哉女士，年才念六。為藝苑之精英，為群眾之領袖。未應死而竟死，斯哀慟而淚流。憶昔聯華，復興國片，聯袂起義，揭竿奮鬥。女士不顧事之成敗，不問力之薄厚，於大雪紛飛之中，作聯華一聲之怒吼。五年以來，一貫如舊。決嚴寒，冒溽暑，犧牲家庭，犧牲幸福，無非為社會作先鋒，為藝術作牛馬。既操心而勞力，又溫柔而忠厚。作藝人之楷模，應天長而地久。誰知禍害來無端，為人不長壽，死於人言可畏，死於悠悠之口。三八節日，一旦長休。嗚呼哀哉！從此夜台寂寞，一去不返；幽冥永隔，欲見無由。乃為之誄曰：

粵秀之英，珠江之靈，
漠漠藝海，燦爛銀星。
溫其如玉，磨而不磷。
為弱者強，為屈者伸。
嗟彼巾幗，捨生成仁，
銜哀作誄，式昭德音。

三月十一日下午大殮時，前來瞻仰阮玲玉遺容的人如潮湧動，一條長長的膠州路被擠得水洩不通。上海萬國殯儀館的大門不敢打開，交通警察也難以維持現場秩序；三月十二日，又有約三萬餘人前往殯儀館向阮玲玉作最後的告別；三月十四日下午四點半，阮玲玉的葬禮在上海聯義山莊舉行。夕陽、枯樹、墓碑、花圈、西風伴隨著人們低抑的哭泣，氣氛悲傷而壓抑。聯義山莊成了鮮花的海洋、悲痛的聚焦點。

三月八日是全世界勞動婦女的節日，阮玲玉曾以自己艱辛而創造性的藝術勞動，塑造了一系列真實感人的女性形象，揭露了中國黑暗社會落在婦女頭上的苦難。她在銀幕上曾自殺四次，入獄兩次。這些由她扮演的角色，也都具有悲慘的結果。哪知，她也像自己扮演的角色那樣，以自殺的悲劇結束了自己短暫的一生。三月九日為張達民訴阮玲玉的案子開審之日，卻正值阮玲玉自殺慘禍爆發，開庭之日變成為舉殯之日。

在上海膠州路萬國殯儀館裡，四周及大廳中央滿置親友送的花籃，芬芳馥郁，阮玲玉遺體已自樓上一號室中移置樓下大廳西首穿堂中，頭西腳東。阮玲玉身上穿著生前最喜愛的蜜色繡花旗袍，躺在百花叢中，臉上似乎還留著淚痕。她置於鮮花叢中，面容安詳寧靜，黑亮的蓬鬆的鬢發依偎在臉的兩側，曼妙可愛，仿若睡夢中一般。在幕壁的一端上，懸掛著的是阮玲玉身穿花色旗袍，佩戴長形耳環的側頭遺照。黎明偉、羅明佑、金焰、王人美、黎莉莉等電影界人士在遺體旁守靈默哀。曾與阮玲玉多次合作的

金焰的眼睛哭腫了，他逼視阮玲玉的臉龐，似像要問她為何離世而去？對她年輕夭折有許多不解；曾在演藝上受到阮玲玉指導的黎莉莉守在阮玲玉的遺體邊，久久地望著她的遺容，似要把她的音容埋在心底，此刻她倒沒有流淚，她取下自己的發卡，替阮玲玉別在她飄忽不定的頭髮上；與阮玲玉一同主演《歸來》的國外影星妮姬娣娜，也前來向阮玲玉遺體弔唁。

聯華影片的公司同仁為表示向努力藝術的藝人的最大敬意，又委任孫瑜、費穆、吳永剛等著名導演都為阮玲玉守靈。殯儀館的靈堂裡佈滿了花圈、花籃和輓聯，最引人注目的是阮玲玉生前好友梁氏三姐妹的一幅輓聯：

人言可畏，處境堪悲，是非無定評，投井下石逞私憤，姐若不死，對此惡濁世界，何以為生；

世論尚存，公道未泯，哭聲震遠近，萬人空巷瞻遺容，靈而有知，睹茲熱烈感情，能勿傷心。

大廳門前置有白布橫額一幅「如此人生」，是一月刊社所撰，既隱喻阮玲玉生前主演的名片《人生》，又隱喻阮玲玉悲劇的一生。三月十一日，聯華匯同阮玲玉的家人及唐季珊在萬國殯儀館為阮玲玉舉行大殮儀式。遺體於下午三點入殮。入殮前，阮玲玉的親屬通知友人及聯華同仁前來追悼。首先由聯華公司全體人員整隊魚貫進入靈堂，由聯華的女明星陳燕燕、黎莉莉領隊，「藝華」、「明星」以及海上影院界也有很多同仁來參加致祭。阮玲玉的家人、唐季珊及來賓隨後到場。場內除攝影機與照相機轉動的聲音外，全場肅靜默然。先由金擎宇宣告開會，最先由聯華一廠廠長黎民偉致悼詞：

阮女士的絕代的天才，經過了非常的身世，就她的修養，就她的地位，就她的人生經驗，難道就肯這樣的輕生？

兄弟今天敢說一句話：「阮女士決不是這樣糊塗的一個人，她的逃世，不是為了解脫自己，而是一個可憐女子，一個弱者，對於社會上無情的壓迫，作一個消極的最後表示，所以她要死！」

阮女士的一生，是鬥爭的一生，她從最低微的地位，掙扎到今日的地位。諸位親眼看見，自從她死後的第二天起，一直到今天這三天之中，已經有六萬群眾，在她的靈前靜靜地走過，我相信，還有更多的群眾，在精神上，都環繞在阮女士的身旁，這種身後的光榮，就是她在生前鬥爭、掙扎而得來的光榮。我們大家知道，阮女士演了多少感人肺腑的影片，她偉大的天才，精深的藝術，永遠留在人們的紀念之中，而人們也永遠受到她的感動。一個藝術家的存在，也許比一個政治家還要有價值，而一個藝術家的死，為社會，為國家，該是怎樣一種損失。

前邊說過，阮女士的一生，是鬥爭的一生，她無日不在掙扎向上，然而無事不使她灰心痛苦，同時，因為自己淒涼的身世，不幸的婚煙，社會又給了她怎樣的批評：人言可畏！人言可畏！

阮女士已經看到社會的冷酷無情，尤其是女子的地位，在半封建的社會制度之下，是永遠沒有翻身的一日。她覺得自己的微弱能力，已經不能挽救她自己，已經不能改善這個社會，同時，也不能拯救多少萬萬在水火之中的女同胞。所以，她在三月八日國際婦女節的那一天，服毒自盡，用她的屍體，擺在社會面前向社會要求正義，向社會要求女子的平等、自由！我們今天已不能責備阮女士的輕生，我們只有責備自己，為什麼竟看著她受這樣的逼迫而死。

我們今天對著阮女士的遺體，在這裡同聲一哭，覺得阮女士的死，是含著一種非常的意義，又不僅是一個藝術家的死了。我們只要常常紀念著阮女士的死，大家努力來解除所以死的原因。而死，社會上從此不再有第二個女子的自殺，那麼我們這個簡單的追悼式，方才完成了它的意義。

黎民偉先生在講話時，差不多一言一淚。他的傷感使在場的林楚楚、陳燕燕、梁賽珍，還有很多同仁都心酸淚下。

第二個在追悼會上發言的是孫瑜先生，由他追述阮女士生平事跡及逝世經過，他說：

阮女士燦爛光榮之一生，決非在短短時間中所能講畢……

他簡潔地報告了阮女士的經歷，特別提到：

阮女士為人親藹和平，在公司中，對高級人員與工人，均平等相視，對演劇尤具天才，不論正派反派，只要服裝一改，便表情畢肖……

在會上，羅明佑先生代表電影界同仁致辭：

諸位，阮女士死矣，少頃大殮後，吾國惟一女藝術家，將成永訣，阮死之日，為國際婦女節，死因在遺書中可以看到，不外「以怨報德」「人言可畏」八字。歸納之，無非為婦女受迫之最高表示，蓋以阮女士之天才、地位、報酬，在我國婦女界已少看見，但猶不免因被壓迫而死，其他婦女之痛苦更可相（想）見，阮適在婦女節犧牲，最堪深憶，余現不必為阮女士表揚，即以彼死後從各地發來之唁電信百數十起，以及每日來此瞻仰者六萬餘人，並敝公司同仁，自上兄弟，下至工友，無不一致哀悼，即可證明阮女士之死，決非區區聯

華公司一家之損失，而系中國藝術文化重大損失。阮適於婦女節自殺，絕非一般自殺可比，實為改造社會而犧牲、為婦女解放及社會正義而呼籲，自有其意義。人生原為服務社會而生，非自私自利而生，阮女士之死，並非自殺，實為社會及婦女而犧牲者……

當羅明佑先生發言時，由於他心情過於悲痛，心情過於紊亂，發言說到這裡，已經泣不成聲，再也說不下去了。

之後是來賓代表致詞、家屬致謝詞，全體來賓向遺體三鞠躬，默哀。在會場的照明燈的照耀下，靈台愈顯華麗，中懸一副輓詞，是聯華第一廠同仁的，是「殉於婦女節，殉於所謂人言可畏，一死剛強，竟以死諫」。並有藍馥清的「韋明之前尚存萬難」，「艾霞而後此又一人」。

靈前佈置著實令人悲淒：屍身右方，放一隻法國式梳妝台，梳妝台上陳列著香水香粉以及胭脂口紅等種種化妝品，據聯華公司的人告知，這個梳妝台是特意從阮玲玉家裡搬過來的，一切化妝品的佈置，也是照著阮玲玉生前放著的原樣佈置。

二點三十分至三點三十分入殮，講壇上放上了祭桌，供上了祭菜，唐季珊還請來了一名道士做法事。唐季珊身著白長衫，腰間繫白布，神情頹傷。道士把一盆水先放到階石上，點燃紅燭，捧了個小罐，讓唐季珊捧著跪在階前。接著，道士又把一把芭蕉掬去了一些水之後，便焚燒起來，忙完這些，這才扶唐季珊進去。此時，殯儀館中西殯殮人員，共同扶著一個熠熠發光的銀灰色銅棺出來，為阮玲玉殯殮。此棺系該館特備的銅棺，棺蓋為雙重式，裡蓋鑲有厚玻璃，大小僅小於外蓋。棺裡覆蓋著粉紅色綢緞，飾有縐紋做的花，美艷絕倫。當時這口銅棺計價一七五〇元，雖然比起年前春天自殺的艾霞，一棺僅價值四、五十元，要算得上是一次盛殮，阮玲玉也能稍慰於黃泉之下。

銅棺一出，靈堂內哭聲震耳。阮玲玉的母親雙手撫胸，痛哭至失聲，梁賽珍、梁賽珠姐妹在一邊極力勸慰，當時年紀甚小的養女小玉也知道母親阮玲玉要永遠地離開她了，也大哭不已。

在一片哭聲中，三位殯殮人員把遺體裝入棺中，一代表演藝術家阮玲玉女士，便在這一瞬間和世人作永別了。

三月十四日，阮玲玉的靈柩移往位於閘北的聯義山莊墓地。上午十一點，萬國殯儀館前的草坪上，三百多位阮玲玉生前的至親好友已肅然排好隊伍。下午一點十分，由黎民偉、陸涵章、孫瑜、蔡楚生、費穆、吳永剛、楊小仲、譚友六、金焰、張翼、鄭君里等共十二人，共同扶棺上靈車。

這一天，前來送葬的隊伍長達十里，阮玲玉生前的眾多影迷們甚至有從南京、杭州專程趕來執拂的。從萬國殯儀館到聯義山莊墓地有二十多里路，靈車一路所經之處，萬人空巷，沿途夾道志哀者達三十萬人。當時美國《紐約時報》駐上海記者見狀極為感動，特意報導說：「這是世界最偉大的哀禮。」當時報紙刊登的文章下還有一幅插圖：送葬行列中有一大漢，頭紮白布，身穿龍袍。意謂：「倘中國仍有皇帝，也會來參加葬禮的。」

美國《洛杉磯報》也報導了上海為阮玲玉舉殯的新聞，題目是〈三十萬群眾送中國女明星之喪〉，文章中說：

仰慕阮女士才華而專程前往瞻謁遺容者逾十萬，悲壯熱烈之情形，較范倫鐵諾死時，有過之而無不及。此種情形在中國當屬空前。

阮玲玉就這樣安葬了，在閘北的聯義山莊墓地，她的墳墓編號是J字一百二十二號。聯華公司同仁，為紀念阮玲玉，除發起追悼會外，又捐資為阮玲玉塑高二尺多小型銅像一座，永久樹立於徐家匯攝影場內，以示永遠不忘阮玲玉對藝術的貢獻。為使阮玲玉

的遺容真切如生，特地邀請當時著名藝術家許可君，在阮玲玉女士的真遺容上用石膏貼面塑好臉部模型。三〇年代的一位電影評論家王塵無撰文紀念阮玲玉說：

阮玲玉自殺之為中國電影界空前損失，是給所有人公認的了。

這並不是說目前中國存在的女演員，沒有一個能夠演戲，沒有一個演得好，不過她們演戲的才能似乎都只限於一種類型，而阮玲玉是多方面的。她能演《香雪海》裡的主角，她也能演《神女》的主角，她更能演《新女性》裡的主角。阮玲玉死後，「輿論」是一致「哀悼」的了。甚至今天還用特號字刊載《阮玲玉通姦》的人，在阮玲玉自殺的消息傳出以後，立刻用絕代藝人四個字送在她頭上。這就我們看來，自然頗有滑稽之感，但是他們自己，卻未嘗不滿意於自己的善變。她的自殺的主因，無論如何是畸形的社會促成的。

在阮玲玉死後，曾有人多次想將她的生平事跡搬上舞台和銀幕。先有上海排演《玲玉香消記》，許多觀眾雖是慕阮玲玉之名而來的，卻因《玲玉香消記》的表演不倫不類，而失望回去。在《玲玉香消記》劇中張女士一角色，最初為了表演得真切，劇組曾托人邀請張織雲參加演出，並每月送酬勞一千元，當時張織雲雖在經濟十分窘迫之中，仍然一口謝絕。同時，上海的各遊戲場和新劇團，都有類似《阮玲玉自殺記》等戲劇演出，只是著重點放在寫她的男女糾紛，並且大多直呼阮玲玉的小名阿根，演技之粗糙，趣味之低級，不過是借阮玲玉的名氣牟利罷了。

當時的著名藝術家金山，目睹這種情況，很是生氣，他曾要自己的三哥出錢，搞了個小的影視公司，嚴肅地拍攝一部反映阮玲玉一生藝術經歷的影片，準備由金山自己扮演張達民，與阮玲玉數次合作拍攝影片的何非光飾演唐季珊，還準備請當時著名的電影女演員談瑛扮演阮玲玉，導演由程步高擔任。由於後來唐季珊

從中阻撓和活動，才沒有拍成。

一九六二年冬天，田漢在北京一所醫院中，開始構思創作電影劇本《阮玲玉》。老劇作家於伶同志也為他們提供了材料，他將自己保留數十年的文明戲劇本《阮玲玉》及有關資料全部拿了出來，這一台好戲可算獨一無二，但後因種種原因，這部影片的創作和拍攝被迫中斷。

二〇〇五年的三月八日，阮玲玉離開我們整整七十年。在阮玲玉逝世五十週年紀念時，中國電影家協會、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在北京召開《紀念阮玲玉逝世五十週年學術討論會》。會上，首先放映文獻片《一代影星阮玲玉》。影片選用了不少珍貴的歷史資料，形象地介紹阮玲玉的生平和她的藝術成就。在會上，有不少與阮玲玉同時代的電影界人士如王人美、黎莉莉等追憶了阮玲玉的生平及藝術成就，並給予了高度的評價。

雖在不幸的生活中活過了二十五年，但阮玲玉以她不到十年的藝術生活，在銀幕上創造了那麼多有魅力的、多姿的、足以傳世的女性形象，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東方影壇永久的奇蹟」，

在「三八」節那天留下「人言可畏」四個字，結束了輝煌短暫又充滿苦痛和屈辱的一生。上海及全國各地驚聞這一噩耗，紛紛舉行悼念活動，僅上海就有八萬多人送靈，其中一幅輓聯寫道：「殉以三八節，殉以人言可畏，剛強一死以尸諫」，表達了人們對阮玲玉之死的悲痛與憤恨。

這位才華橫溢的電影藝術表演家，以多個精湛的銀幕形象照亮三〇年代的中國電影，獨特的氣質和創造，演繹了無數角色不同、類型各異的中國女性，征服了無數影迷的心靈，而她自己從踏入影壇，就一直在角色的創作中，與角色同悲同哭，在她心靈深處盛開的生命之花，有過最深最痛的無奈與惘然。她從一個純粹本色的演員逐漸成長為一名演技高超的悲劇明星，其實正是她的生命與創造的彼此覺照，她何嘗不想擎著這一光明去照亮人生世

界，但現實是混沌與麻木的。先是紈褲子弟張達民粉碎了她少女初戀的希望與美好，後來又遇人不淑，被衣冠禽獸的茶葉商人唐季珊欺騙和玩弄。當她盡力掙脫這一切網罟，要做一個如章明那樣的新女性時，世俗鋒利的流言使她噤若寒蟬，她是不能再獨自前行了。對於中國電影來說，阮玲玉的早逝是一個巨大損失，她像一顆流星劃過舊中國最黑暗的夜空，留下了無盡的惋歎與痛惜。





懷念，還是表演？

阮玲玉慘死之日的當晚，張達民還在揚子跳舞廳裡與舞女們狂歡。一位朋友將阮玲玉之死告訴了他，他頓時一楞，不敢相信，以為是和他開玩笑。當他確信此事乃真事後，不由心中一陣發虛，因為他明白他是逃脫不了兇手的罪責的。

張達民先坐汽車到沁園村唐宅，到達沁園春路口時，又覺去唐宅似乎不妥，正在猶疑之時，弄內開出一輛汽車，他認識車中所坐兩人為聯華公司職員，其中一人已哭得像個淚人似的。

他打聽到阮玲玉的遺體已運到了萬國殯儀館中，才確認阮玲玉是真的死了。張達民又急轉車至殯儀館。該館西洋工作人員問其來意，張達民以英語回答說看阮玲玉，工作人員使用手指示意在樓上，張達民直奔樓上停屍室。此時，室中寂無一人，僅阮玲玉遺體橫陳在那裡。張達民見到後，也曾縱身伏於阮玲玉遺體上嚎啕大哭，過了一會，漸漸地有人走來，之後聯華公司的人也來了，張達民在午夜的時候只好黯然離去。

回到家中，張達民似乎神經受刺激過深，轉輾反側，與阮玲玉六七年的相聚，在腦子裡如電影一般，一幕幕地映演出來。一時間，張達民心如刀絞，也不知時間遲早，立刻僱車又重新到殯儀館來。這時的工作人員早已認識他，所以並未加以攔阻，當他走到扶梯中間時，有兩個聯華公司的人在那裡，認出他是張達民，便禁止他進入。後來樓上又出來一些聯華職員，那守門的巡捕也來了，知道他就是阮玲玉的前夫張達民，也勸他不要再來，張達民惟恐寡不敵眾，這才退出殯儀館，乘人力車回家。

此時東方已露魚肚色，張達民的車還未行遠，忽然又想到殯儀館中自扶梯至停屍處僅一室之隔，直撲停屍處，他們又能把我怎麼樣？於是張達民又讓人力車回頭，三度前至殯儀館，沒想到，前二次放他入內的巡捕主動前來阻止。在張達民回到家中徒坐生悲時，忽然覺得雙手麻木，慢慢地上半身的肢體完全麻木了，最後連皮膚也失去知覺。張達民心中非常驚疑，如果從迷信方面去

想，一定會懷疑到阮玲玉死後有靈，前來責備他。過了這一會兒，這種麻痺狀態才漸漸地退去。後來，張達民曾將此事告訴別人，其中有懂醫學的人告訴他，這是因為他曾經伏於屍體哭過的緣故，因為屍體上塗有防腐劑一類有麻醉性的藥，在他伏下身的時候染到自己身上來了。

張達民知道明日各報將阮玲玉自殺的消息一登，自己必定立時成為萬眾唾罵之人，他得設法為自己開脫。回到家，經過一夜苦思冥想，張達民終於想明白一點，要人們不罵他，最好的辦法就是讓人們相信他仍是愛著阮玲玉的，他所做的一切不過是報復奪他所愛的唐季珊一人而已。第二天一早，張達民找到了與自己相熟的記者，拿出一塊絲巾，指著上面的兩塊紅斑說，這是他昨晚去殯儀館見到阮玲玉的遺體時，用絲巾擦拭阮玲玉嘴邊的鮮血，他要將此絲巾永久保存，以志紀念。說完，將絲巾繫在了頸上，像是異常珍惜、撫慰似的。

有了以上經過，張達民便一直以「多情人」自居，於三月十日告訴來訪的記者，自稱自己三赴殯儀館，來表現他對阮玲玉猶未忘情的證據。在張達民說話時，他的面容上還配合地出現了淒慘的神情，說話的語氣也慢慢地微弱起來，像是他對阮玲玉的逝世不勝悲切。阮玲玉死後，張達民哭過，也如他自己所說三赴殯儀館去探視阮的遺體，似乎因阮玲玉之死而其精神大受刺激，為此張達民還借口不能以原告身分在三月九日出庭參加審訊。除此，他還想親自主持收殮阮玲玉的遺體，曾懇請他兄長資助，將阮玲玉以張夫人名義安葬，但張家兄長們阻止他這樣去做，勸他說：「阮玲玉已改嫁，夫婦之情已盡，而且人死不能復活，何必戀此。」張達民這一行動，其實也只是聊以自慰而已。他在見到另外一位記者時，更大言不慚地說道：

余刻下所受之刺激及精神之痛苦，實甚於死者百倍。方寸間，亂不堪言，實無精神，能與君作長談，惟一言以蔽之，

愧恨自己缺乏金錢，以及交友不慎，以致美滿家庭，有如今日之結局，若《啼笑姻緣》中之沈鳳喜與樊家樹之結果，事實俱在，夫復何言，惟有社會民眾加以公評耳。

曾使阮玲玉生前受到萬般痛苦和委屈的張達民竟能說出他的「痛苦」「甚於死者百倍」，並以張恨水先生的名作《啼笑姻緣》中的富有正義感和同情心的青年學生樊家樹自比，令人不勝唏噓。

阮玲玉的死訊公佈後，特別是阮玲玉的遺書發表後，張達民果然受到了多方譴責。張達民讀了報上所載阮玲玉遺書的全文，阮玲玉死前對他的怨恨，白紙黑字，寫得清清楚楚。但阮玲玉在遺書中所言「張達民，我看你怎樣逃得過這個輿論」，未免把張達民想得太好了一點，早已沒了廉恥的他，哪裡還在乎輿論的譴責。不僅如此，當有記者問他對阮玲玉的遺書有何看法時，他竟能振振有詞：

（遺書）已見報載，惟詳細查其字跡，與阮之筆跡不對，但尚不能確定，但余對於此事，決心追究，決不使犯法者逍遙法外。

當然，阮玲玉的葬禮他是不敢參加的，他聲稱他是不願徒增悲痛才不去的。數日後，他又忸忸作態，來到阮玲玉的墓地，獻上一束鮮花。事實上自阮玲玉死後，張達民像社會上所有的商賈、小販似的，紛紛借阮玲玉之死大發橫財倒是真實的事。隨著阮玲玉的殯葬大殮之後，「張達民」三字，漸為社會人士所知，他在一些以阮玲玉一生經歷為題材的新劇團演出時，像小丑一樣也被請登台致辭演說。後來，香港宏信影片公司拍攝一部阮玲玉的影片，導演一職，為張達民的胞兄弟張惠民，阮玲玉一角為一廣東少女朱劍琴所飾，他們以重金聘張達民，並要求張達民提供一切劇本情節材料。以此現身說法，實在是牟利有方，張達民於日暮途窮之際，得此良機，便欣然接受了。隨後，他們粗製濫造地拍了粵

語有聲片《情淚》，後來由於這部影片遭到了抵制，沒有能夠放映。

唐季珊在阮玲玉死後，他想推卸罪責的思想多於自己悲傷的感情。除篡改遺書外，首先表現在發現阮玲玉服毒以後的急救不力。通常服巴比通安神藥片者，如能於四小時內救治，則藥性還不至深入，可以挽救，四小時以後，藥性深入便無回天之力了。阮玲玉於八日臨晨三點左右服毒，到唐季珊感覺有異而被發現，最多不超過半小時。唐季珊在上海居住已經很久，同時他又絕非無醫藥常識的人，更何況他平時認識醫生很多，急救時的汽車也具備。假使在這時立刻召可靠的醫生，或立即送妥善的醫院，都可以在數十分鐘之內辦到。然而唐季珊竟捨近而就遠，將阮玲玉送往四川路日本所開設的福民醫院。在到達後，又因該院夜間不留醫生而折回，這中間耗費時間已經不少，在將至天明時，他才又打電話請中國療養院的陳、張醫生前來救治，但又缺乏醫院完善的設備，又送至蒲石路中西療養院，這時候，已是第二天正午了。經過這樣長久時間，阮玲玉身體裡的毒性早已發作。

顯然，唐季珊是因為害怕不名譽的事情流傳出去，他是把名譽看得比愛人的性命還重要的人。例如當時設備最完善的廣仁醫院，與唐家距離較近，唐季珊如果不把阮玲玉送到福民醫院而是送到廣仁醫院，阮玲玉可以確保不死。又如，阮玲玉生前，每當身有疾病，總去諾爾醫院求治，她是該院的老主顧，並且和該院的醫生看護有多年的關係。唐季珊也曾陪同她到諾爾醫院去過幾次，既然知道該院條件很好，尤其為阮玲玉平日所信任，但是唐季珊卻避開不去。這一切卻不知唐季珊又是何居心？所以，事後輿論對於唐季珊當時的救治失當，而延誤阮玲玉救治的最佳時間，一致不滿。

唐季珊在阮玲玉死後比張達民做了更充分的表演。他利用阮玲玉至死也沒有完全識破他的本來面目這一點大做文章，首先在各報刊登「報喪」的告示，稱：

唐季珊夫人（即阮玲玉女士），痛於國歷三月八日戌時壽終
滄寓，茲擇三月十一日申時，在膠州路萬國殯儀館大殮，擇
日出喪，謹此訃聞。唐敬玉堂謹啓。治喪處設萬國殯儀館。

在老家尚有結髮妻子在世的唐季珊，這時候儼然以阮玲玉的丈夫自居。在阮玲玉入殮的儀式上，每位發言者都心清沉痛地緬懷阮玲玉的業績和為人，獨獨唐季珊致辭時大談他與阮玲玉的所謂真正的愛情，痛罵是張達民的訴訟害死了阮玲玉，似乎阮玲玉之死與他的所作所為毫無關係。據當時報載：

舉殯時，唐季珊特製琺瑯紀念章數千枚，貽送殯之人，上刻「唐夫人阮玲玉女士紀念章」字樣。但聯華公司同仁，得此章後，即予退還，亦有當即用刀將唐夫人三字鑄去之者。送殯之人，亦多設法除去唐夫人三字。

阮玲玉自殺後，各報曾對唐季珊頗多攻擊。迫於形勢，唐季珊不得不當眾表白：

余為丈夫，不能預為防範，自然難辭其咎，但余再不願娶妻，願為鰥夫至死。餘年已四十一，如控余為誘姦，最為得體，何以張（達民）必欲牽涉玲玉，……。

同時，在阮玲玉大殮時，唐季珊除向來賓致謝外，還以激昂的情緒，向大家高聲表白：

近日外間有謂阮女士與本人之愛，系屬追求奢侈生活，實則不然，蓋阮女士在聯華公司，所入月達千元，用以代步者，亦屬半舊汽車，試想，阮女士之收入，是否能維持此項生活而有餘。至謂本人系屬富有，亦實不然。祖上所遺於我者，僅三萬元而已。且我等之收入支出，各自獨立、有憑有據，……決非因追求奢侈生活者。……至於張氏訟案進行之

際，經人勸解，當時言明由本人給張二千元了之，詎張臨時忽謂須以四千為酬，於是勸解未成。

說到這裡，唐季珊更有一番高姿態：

總之，如本人有不端行為，盡可以任何手段對付本人，而不能對付阮。

另外，在阮玲玉離世後，唐季珊為她報喪的廣告出現於報端，下款的署名是「唐敬玉堂」四字。中國數千年來宗法社會，「某某堂」是代表某一大家庭的名詞，並且含有表示門第的封建思想。唐家的堂名本不叫「敬玉堂」，這是此次為了阮玲玉之喪而臨時特起的。所謂「敬玉」，可解釋為敬愛阮玲玉之意，可對照唐季珊對阮玲玉的所作所為，實在為滑天下之大稽。

唐季珊在開過阮玲玉之追悼會後，將阮玲玉的遺體以「唐季珊夫人」的名義安葬於上海閘北柳營路「聯義山莊」。起初，唐季珊曾擬在阮玲玉墓地建立一座義大利石碑。後來，他聽說義大利雲石墓碑的價值千金左右，也就作罷。凡知此事的人，對唐季珊平日不惜揮金買歡，而在阮玲玉死後，竟吝嗇此區區小錢，都甚感不平。

阮玲玉去世後，張達民控告阮玲玉的案子仍按原定時間三月九日開庭審理。張達民縱然臉皮再厚，此時也不敢出庭了，遂托故由其律師代到，而唐季珊則裝出了一副受害者的樣子來到了法庭，理直氣壯地站在被告席上。當日庭審並無結果。

三月十七日再次開庭，這一次張達民、唐季珊及雙方的律師均到庭。張達民在庭上大放厥詞，說他和阮玲玉曾多麼相愛，並拿出一張照片來證明他和阮玲玉是履行過結婚手續的；唐季珊則一副胸有成竹的樣子，不慌不忙地答辯，稱他與阮玲玉正式同居之時，阮玲玉早已與張達民辦理了脫離手續，並當庭出示了由張達民和阮玲玉共同簽字的脫離同居關係的約據。

三月二十二日，法庭對此案進行判決，結果是唐季珊無罪。理由是張達民無法證明他與阮玲玉有合法的夫婦關係，而在脫離關係的約據上清楚地寫著是「戀愛同居」，所以張達民的訴訟請求不能成立。唐季珊在阮玲玉自殺後，曾聲稱「余對玲玉之死，可謂萬念俱灰。今生今世，余再不娶妻，願為鰥夫至死」。可他後來還是娶了一位新夫人，然而之後不久又愛上了一位酒吧女郎。唐季珊晚年在經營上遭到慘敗，被迫賣了別墅，自己捧著茶葉，沿街叫賣，最終潦倒而逝。

阮玲玉的母親得到了唐季珊的贍養，一九六二年病逝於上海。阮玲玉的養女後改名為唐珍麗，亦由唐季珊撫養到中學畢業，後來隨丈夫赴泰國定居。阮玲玉之死在轟動了一時後，復歸於沉寂。以阮玲玉個人的力量，縱然是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仍無法與黑暗的現實相抗衡。阮玲玉既不是第一個也遠不是最後一個黑暗勢力的犧牲品，但她是最令人難以忘懷的，至少在電影界和喜愛中國電影的人心目中是這樣的。

阮玲玉的去世，宣告了「中國電影的默片時代」的結束。阮玲玉給默片時代中國銀幕留下的許多不可磨滅的藝術形象，已永遠地載入了中國電影的史冊，任何人要談論默片時代中國電影表演藝術的最高成就，就不能不談阮玲玉。雖然她的個人經歷固然坎坷不幸，令人唏噓歎息，難以忘懷，但更使人銘記的還是她的才華和藝術。

一九三五年底，也就是阮玲玉去世後還不到一年的時間，有人沿著上海西寶山路進發，到「聯義山莊」瞻仰阮玲玉墓碑，所見著的是橫不到八尺，直不到一丈的墓地，周圍鋪著枯萎將死的草皮，圍著快要爛斷的鐵絲，是那麼狹窄荒寒的一塊黃土，真是墓草淒淒，滿目蒼涼，何堪憑弔？



真假遺書

在湮沒了整整六十六年之後，中國早期電影傑出的代表人物、一代影星阮玲玉的兩封被認為是真實的遺書被發現。這一發現證明，此前流傳了半個多世紀的「阮玲玉遺書」以及「人言可畏」的遺言，均可能是他人出於卑鄙目的的偽作。

一九三五年三月八日，阮玲玉在上海新開路沁園村的住宅服安眠藥自盡後，當時公諸於眾的兩封阮玲玉「遺書」，是與她同居的商人唐季珊提供的。在電影界人士的催促下，唐季珊首先拿出了一份字跡潦草的「告社會書」，署名「阮玲玉絕筆」，遺書中對阮玲玉前一同居男人張達民的無理糾纏進行指責，最後連寫兩遍「人言可畏」。

阮玲玉在生前與女演員黎莉莉曾說過這樣的話：「張達民把我當搖錢樹，唐季珊把我當專利品，他們都不懂得愛！」而在她自殺前幾天，當另一位女演員林楚楚勸慰她「好在有唐先生保護你」時，她淒慘地叫道：「林大姐，我實在灰心，寒心，痛心啊！」由此可見，阮玲玉已經看透了唐季珊，對他已完全絕望。而唐季珊提供的「遺書」中，卻變成了阮玲玉說自己很對不起他，還盼望「有緣我們來世再相會」。飽受唐季珊和張達民欺凌並對愛已絕望的阮玲玉，怎麼可能把罪全放在張達民一人身上而盼著來世與唐季珊再相會呢？

所以一些熟知阮玲玉的電影界同仁認定她另有遺書，在一再追問下，唐季珊不得已，在阮玲玉大殮之後公佈了第二份「遺書」，文中以阮玲玉寫給他的口氣，稱「我很對不起你，令你為我受罪」，「我死後有靈，將永遠保護你」。從此，所謂「人言可畏」的阮玲玉「遺言」，一直流傳至今。

自從三〇年代以來，電影界對阮玲玉這兩封「遺書」的真偽始終懷有疑問。其一，阮玲玉雖然是著名影星，但在當時的社會裡地位並不高，怎麼可能在自盡前書寫「告社會書」？其二，無論是從少女時代就霸佔阮玲玉的張達民，還是在佔有阮玲玉前後玩弄

過多位女影星的唐季珊，都是迫害她的元兇，唐季珊不僅曾在電影界同仁面前公開辱打過阮玲玉，而且在不久前也曾被阮玲玉發現有對她不忠的行為，試問阮玲玉怎麼可能留下「我很對不起你」的遺言？這顯然是在顛倒黑白。

一份在阮玲玉逝世一個半月後出版的《思明商學報》被人意外地發現了，這是一份印刷量很小的讀物，上面刊登了兩封阮玲玉遺書。據研究，這兩封遺書的心態、口吻和文筆，可以確認無疑是阮玲玉的親筆。一封是寫給張達民的，對他的無恥行為進行強烈譴責，表示自己看清了他和唐季珊的醜惡面目，她寫道：「其實我何罪可畏，我不過很悔悟不應該做你們兩人的爭奪品，但是太遲了！」第二封寫給唐季珊，控訴他是「玩弄女性的惡魔」，並說自己被迫選擇一條絕路，是因為「沒有你迷戀『XX』，沒有你那晚打我，今晚又打我，我大約不會這樣做吧！」這就寫出了阮玲玉自殺的直接原因。兩封真實遺書如下：

達民：

我是被你迫死的，哪個人肯相信呢？你不想想我和你分離後，每月又津貼你一百元嗎！你真無良心，現在我死了，你大概心滿意足啊！人們一定以為我畏罪，其實我何罪可畏，我不過很悔誤（悟）不應該做你們兩人的爭奪品，但是，太遲了！

不必哭啊！我不會活了，也不用悔改，因為事情已到了這種地步。

另一封是給唐季珊的：

季珊：

沒有你迷戀「××」，沒有你那晚打我，今晚又打我，我大約不會這樣做吧！

我死之後，將來一定有人說你是玩弄女性的惡魔，更加要說我是沒有靈魂的女性，但，那時，我不在人世了，你自己去受吧！

過去的織雲，今日的我，明日是誰，我想你自己知道了就是。

我死了，我並不敢恨你，希望你好好待媽媽和小囡囡，還有聯華欠我的工資兩千零五十元，請作撫養她們的費用，還請你細心看顧她們，因為他們唯有你可以靠了！

沒有我，你可以做你喜歡的事了，我很快樂。

玲玉絕筆

托辭真相遺書中的「XX」，是唐季珊佔有阮玲玉之後又勾引上的歌舞明星梁賽珍。《思明商學報》在發表阮玲玉遺書的同時，刊登一篇文章，說明提供這兩封真實遺書的正是梁賽珍姐妹。阮玲玉自殺當晚，確實寫了遺書二封，但不是唐季珊拿出來的那兩封。發表在《聯華畫報》上的兩封遺書，是阮玲玉自盡後，唐季珊畏於社會壓力指使梁賽珍的妹妹梁賽珊寫的。不久，梁賽珊為良心所責，說出真情，並將原遺書交出。原遺書極短，文字也不甚流暢，卻與她的實際生活情況和心境相吻合。

遺書中所說的唐季珊「沒有你那晚打我，今晚又打我，我大約不會這樣做吧！」聯華電影公司經理黎民偉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三十日的日記可以作為印證，在日記裡，黎民偉記述那晚在杏花樓吃飯，唐季珊不知何故，竟當眾毆打阮玲玉。自殺前的晚上，黎民偉設家宴邀請許多導演演員參加，大家對阮玲玉與張達民的訟事已略知一二，在席間，眾人對阮玲玉也是關心備至。散席後，阮玲玉心情愉快地主動要求唐季珊和她一起去揚子舞廳跳舞。回家的路上，汽車司機聽到兩人議論訴訟的事情，唐季珊責罵阮玲玉

害人害己，對不起他，並爭吵起來。回家後，他又打了阮玲玉，這就是遺書上的「今晚又打我」，致使已經因為訟事和《新女性》的受阻而承受巨大壓力的阮玲玉再也忍受不了，從而走上絕路。

在原遺書中，阮玲玉斥責了張達民與唐季珊的卑鄙，稱唐季珊是「玩弄女性的惡魔」，說「我何罪可畏，我不過很悔悟不應該做你們兩人的爭奪品，但是太遲了！」這和她向黎莉莉、林楚楚坦露的心聲完全一致。將前後兩種遺書對照起來，不難看出，原遺書在文筆用詞上也更符合阮玲玉本人和她自殺前的心態。正因為遺書揭露了張達民與唐季珊的醜惡嘴臉，唐季珊才不得不偽造假遺書來欺騙世人。

無論怎樣，愛她的人，才會瞭解她，因為瞭解她繼而才會同情她，這個傳奇的民國女子早已離我們而去了。她的遺書的真偽對我們來講也不是多麼重要，那也不過是一個懷念的形式而已，愛她的人會知道，她其實還活著，只不過在一個遠遠的地方罷了。